

日本探案小说精品典藏小说版

# 少年名侦探柯南

[日]青山刚昌 著

## 发生在别墅的惨案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少年名侦探 柯南

〔日〕青山刚昌 著

发生在別墅的惨案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发生在别墅的惨案/青山刚昌 著 .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03.6

ISBN 7-206-04213-9

I . 发… II . 青… III . 侦探小说—日本—当代  
IV 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1410 号

**发生在别墅的惨案**

---

**著    者** (日)青山刚昌      **责任编辑** 刘文辉  
**译    著** 丁梵馨      **封面设计** 新人类工作室

---

**出版者**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—5649710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
**发行者**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
**制版者**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—5637018  
**印刷者** 长春人民印业有限公司

---

**开    本** 850×1168 1/32      **印    张** 13  
**版    次**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 
**印    次**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**字    数** 348 千字      **印    数** 1—3000 册  
**标准书号** ISBN 7-206-04213-9/I·357  
**定    价** 19.80 元

---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# 目 录

悲剧再次发生	/ 1
千钧一发之际	/ 37
发生在别墅的惨案	/ 66
身陷虎穴	/ 96
真假人质绑票案	/ 131
山穷水尽疑无路	/ 152
社长之死	/ 180
谁真谁假	/ 200
生日之夜引发惨案	/ 233
好事多磨	/ 270
与劲敌怪盗的较量	/ 297
真是蜘蛛精作怪吗	/ 327
陶艺家自杀事件的内幕	/ 365
死者手中的照片	/ 389



## 悲剧再次发生

“隆隆——”一阵如巨大的响声在山谷中由远至近地鸣荡，山谷边的花、草、树随风舞动。有希子驾驶着摩托车疾驶在群马县境内连绵不断的山谷里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来这里想干什么？妈妈！”一直被困在有希子连身风衣中的柯南弄不明白她到底想去哪，忍不住探头出来张望。

“妈妈回日本其实是来办事情的。”有希子看着怀中仍如同十年前那般可爱的柯南，不由得加大摩托车油门。

“有希子？”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家门前惊喜万分地看着有希子。

“广美！是你？”身材矫健的有希子把头盔摘下，长长的金发在太阳下闪闪发亮。漂亮的有希子依旧不改往日的风趣说：“只要是一起长大的广美所要求的事，即使是在地球的另一边，我也会回来。”

“优作和新一呢？”广美好奇地问独身前来的有希子。

“嗯……他们都很忙，所以……”有希子支吾了一下，一把从风衣中揪出柯南，推到广美跟前，“我把小儿子给带了过来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个小孩子是你的儿子？”广美吃惊地看着柯南，充满疑问。

“没错，他是我在美国生的老二柯南。人虽然小，却很聪明。”



满脸笑容的有希子真是说话不打草稿，一点也不露声色。

果然！广美被她瞒骗过关了，她很羡慕地说：“看来，你们夫妇很恩爱呢，现在又生下老二了。”

“那当然啦！”有希子对老朋友说谎真是一点也不脸红，不过，她马上想起了此行的目的，“对了，你要我查的事情是什么？”

广美一听，脸色立即阴沉下来：“嗯，其实是……”

“咦？是客人吗？为什么还不请进来？”突然间，一个从后传来的声音打断了广美。

有希子的目光从广美那惊恐的表情，转移到她的背后，是一个秃头、胡子花白的老翁，他的脸上充满老人斑、皱纹满布，虽然略嫌肥胖，但精神矍铄。

“啊！义房叔叔。”广美过了好半天才招呼了一声，顿了一刻，她才转身给他们相互介绍，“她就是小时候常常来我们家玩的有希子。有希子，这位就是义房叔叔。”

“好久不见了！”有希子一听，立即高兴地对他鞠一躬。

义房叔叔客气地回礼，然后眯起眼，盯了有希子很久，“时间太长了，我记不起你。对不起！，总之，欢迎你来，你就慢慢玩吧。”说到这里，义房转身对身后嚷了一声：“喂，卡洛斯！我们走吧。”

这时候，有希子他们才注意到义房身后那个高大的年轻男子，他长得高大健壮，粗眉亮眼，短短的头发、黝黑的皮肤，不像日本人，还有他那冷如寒川的眼神，站在他的身边，就感到气势逼人。

“卡洛斯？”柯南与有希子盯着如同巨人一般的卡洛斯，困惑不解。

“这是义房叔叔从巴西带来的朋友。”广美满腹疑虑地盯着他们的背影，紧接着问有希子，“你觉得义房叔叔怎么样！他的样子、声音等等。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有希子被弄得糊里糊涂的，愣了好一会才弄懂



• 悲剧再次发生 •

她的意思，“小时候他虽然常常逗我们玩，不过在我上小学之前，他就去了巴西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也不记得了。毕竟是三十年前的事情！”广美深有同感。

“怎么？难道你叫我调查的就是这件事情？”有希子追问道，想不到自己是来查这种小事。

广美点点头，道出事情的缘由来：“三天前，他由巴西回来。不过，好象感觉和以前不一样……”

“你可以让他和你爸爸见面，他是你爸爸嫡亲的弟弟呢！”

有希子提醒她说。

“不可能。”广美难过地低下头，轻声告诉她：“我爸爸上个月因癌症去世了。”

“癌症？”有希子非常惊诧地瞪大眼。

广美也不多作解释，继续独自说下去：“可恶！妈妈也在十五年前去世了，而义房叔叔的其他朋友都纷纷去世了……见过义房叔叔的只有我和你两个。”

“但你为什么怀疑他呢？”有希子疑惑地问。

“是因为遗产。”广美还没有回答，另一个男人已代她说道，“所有的人都怀疑那个老头子是想骗取父亲的财产，而假扮义房叔叔的。”

他正是广美的丈夫秀和先生，虽是多年不见，但有希子依然认得他那乱蓬蓬的头发，还有呆板的脸。与往日不同的是，眉宇间拧得好紧，好像一个怎也解不开的死结，他的声音充满忧虑：“爸爸是这一带的大地主，有相当多的财产。律师曾说过父亲在生前留下一份遗嘱，如果在公布遗嘱时不在场的人，一分钱都得不到。”

“那，什么时候公布呢？”有希子紧张地问。

“等到家父的丧礼结束，明天晚上十点。”这时，接过话茬的是



广美的弟弟义行，他带着妻子敬子来到有希子跟前。从那染得鲜艳的头发看，他们的打扮紧追潮流。

义行那双白比黑多的眼睛也流露出紧张，说：“我们必须在这之前揭穿他的身份！”

“是啊。”敬子把头上的墨镜拿下来，抹得腥红的唇轻轻张合着，“不然该我们得到的遗产，就会分少了。”

“不单是分少的问题，恐怕一点都分不到！”走过来插嘴的是一个中年美艳女人，她扎着日本传统的发式，化过妆的脸还不时飘来阵阵香味。她正是义亲的后妻真知子，她冷冷地扫了大家一眼，“义亲一直紧张他的弟弟义房，所以……”

“总之在明天之前，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。”义行烦躁地把手插在口袋里，似乎对自己说，又似乎对所有人说。

只有一直站在门外的有希子与柯南，抱着双手看着屋内的这帮人，觉得他们像一群迷失方向的困兽……不过，他们不是被可口的猎物引来，而是为着一笔可观的遗产。

有希子与柯南最终还是被请入了门内。不愧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，还别出心裁。

阔大的庭院，绿树成荫，雀鸟成群……

但柯南与有希子并没有时间观赏这美景，他们自早上到来之时起，就一直帮着广美在房里翻箱倒柜，寻找着旧照片——义房叔叔的照片。

“就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吗？”气馁的义行把那翻得乱七八糟的盒子丢到地上。

广美把手上的一个铁盒打开，“哗”地把所有东西倒出来，趴在地上找了好一会，什么也没有不由得失望极了，说：“什么也没有！看来，义房叔叔去巴西时，把东西全带走了。”

“是不是这个人？”柯南从一本影集中抽出一张发黄的照片。



## • 悲剧再次发生 •

有希子与广美立即凑了过来。只见那张照片上有一大群人，坐在中间的是一个肥胖的男人，他被棒球帽盖住了半个脸，只依稀看到他和蔼的笑容。在他的身边，左右还站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她们笑得非常灿烂。

“对！中间的就是他，是义房叔叔！”有希子指着照片对广美嚷。

敬子泼了一瓢冷水，说：“不过！照片上的他太年轻了，而且又带着帽子。”

“真让人怀念。”广美含着笑意盯着照片，无不感慨地说：“有希子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区内棒球比赛的照片，当时的义房叔叔多威风！”

“当然！当时我们还一起为义房叔叔加油呐喊呢！”有希子也被广美感染了，不由跟着大发感慨，“时间一晃，就过了这么久。”

“对了，我记得义房叔叔在这场比赛中受了伤，被对手把脚给踢伤了，还在医院缝了好几针呢。”广美继续着那些美好的回忆。

“如果这样，他的脚上应该留有伤口。”柯南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，眼睛都亮了，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，“对！脚上一定有伤口的。”

于是，他们又心生一计……

所有人将充满希望的目光齐齐投向广美，广美端着满满一杯茶，双脚却不停地打抖，她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。

“喀啦！”广美把门拉开，对里面的义房行了个礼，把手中的茶奉上，说：“叔叔，喝杯茶吧。”

“啊？”义房迟疑了一会，“谢谢！”正当他放下报纸，伸手想接住茶，谁知广美一个不小心，手一晃，杯中的茶给打翻了，“哗啦”全倒在义房的左脚上。

“对不起！”慌得广美也顾不得去捡茶杯，马上用干布抹义房的



左脚。她乘机撩起他的左边裤脚，一看，不由得尖叫起来：“啊！怎么没有那个伤痕？”

听她这么一喊，在门外久等的一大帮家伙立即闻声进来，率先的就是义行。

“什么伤痕？”义房一下子被冲进来的一帮人弄迷糊了，他慢慢挪起右脚，卷起了裤筒，慢条斯理地问道：“你们说的是不是这个？”

只见义房的右脚小腿部位，有一条细小、明显的伤痕。

“这是三十年前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受的伤，都已经很久了。”义房不动声色地对广美解释，他看了看门外议论纷纷、满脸失望的其他人，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由气愤地说：“你们果然是在怀疑我……哥哥说得没错，你们这些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带卡洛斯回来真是明智之举。我告诉你们，卡洛斯并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在巴西请来的保镖。”

“保镖？”所有的人看着卡洛斯，想起几天来他与义房总是形影不离的，到现在才知道他是保镖身份。可是……

“为什么要请保镖？”广美的疑问冲口而出。

“好！”义房从怀中掏出了一样东西，他眼中射出恼怒的寒光，他把那东西递到他们面前，“告诉你们，我在巴西收到了这样的恐吓信。”

那是一封用剪贴的办法，从不同地方找来字组合而成的信，信的内容是：遗产没你的份，想保住你的命，就不要回来！虽然是剪贴的信，但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……

就在屋里鸦雀无声之时，一个黑影在夜风中快速逼近这里，那飞旋的落叶丝毫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，那轻快的脚步一丁点声响也没有。他戴着鸭舌帽，带着墨镜、套着围巾，外面还紧紧裹着大黑风衣，如同鬼魅一样悄悄而至……

而房里，所有人都围着那封不署名的信说开了。



广美双手紧握着那张纸，愣愣地盯着问：“这信是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大约一个月前，我在巴西家中收到的。信上没有写寄信人姓名。”义房说到这，又抬头用冷冷的眼打量着每一个人：“哼！我对大哥的遗产根本就毫无兴趣。只是很想看看……寄这些信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！”

这些信？不止一封？柯南与有希子不由得愣了一下。

房间的空气冷却了下来，静悄悄的，连蚊子飞过的声音也听得见。义房几乎是变得不耐烦了，他对大家摆摆手：“如果满意的话，就请快点给我滚出房间！吵死我了。”

大家站在原地都没有吱声。

“爷爷，你可以教我写字吗？”突然，柯南拿着纸笔走到义房跟前。他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只有柯南瞟了瞟有希子，假装生气地说：“我问妈妈，但她不肯教我。爷爷，你教我写吧，就写‘新年快乐’这四个字，好吗？”

看着柯南再三央求，义房虽然感到意外，但他还是依柯南的请求，左手拿起笔在纸上写上那几个字。

这时，所有人都注意到，他用的是左手，那他就是左撇子！

广美他们走在无功而返的路上，那淡淡的月光轻抹在房顶，弯弯月芽偷偷看着他们。“叔叔是左撇子？有希子，你还记得吗？”广美轻声问道。

有希子想了好一会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记得了。他的腿上有伤，而且是旧伤，看来应该是真的义房叔叔。”

“说不定是他偶然从别人的口中打听到叔叔受伤的事情，然后，再把自己刺伤的。”冷不丁，秀和插嘴说。

“对！这么说，他还可能是冒牌货！”敬子他们纷纷猜疑。

“我觉得他是真的！”柯南突然打断了他们，他把手中的一张照



片拿出来，告诉大家说道：“你们有没有看这张照片？义房叔叔是左手戴手套的，那么，他真是个左撇子。”

那帮人立即围上来看照片，果然如柯南所言。

柯南又从手里拿出另外一样东西，继续说道：“还有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，这张旧贺年片，是他几年前寄回来的。他刚才教我写的‘新年快乐’那四个字和以前写的一模一样的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才明白他刚才的举动，惊讶地问：“小弟弟，刚才你就是为了证明这个，才让他教你写字？”

广美不由赞许道：“不愧是世界知名小说家工藤优作的儿子！”

有希子一听，又骄傲起来：“当然！他是我的儿子呢。”柯南看她那傻愣愣的样子，不由躲到她背后偷偷地笑。

“噢？”有希子突然盯住走廊的尽头，那里通向空旷院子，依稀看到一口古井，有希子不由高兴地走上前，“哇！原来那口古井还在？”

广美走前几步，遥望着古井，一脸悲伤，目光中藏着恐惧：“以前，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现在还记忆犹新呢……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有希子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不由好奇地追问下去。

“我的妈妈是落井而死。”广美仿佛回到那恐怖的一幕，她的脸色是那么苍白，声音是那么颤抖，“十五年前，一个下大雪的日子，妈妈突然失踪，大家分开来找了很久，都一无所获，第二天早晨就在决定报警时，在古井里面发现了妈妈浮肿的尸体。”

“本来准备把井封掉。可是，岳父为了纪念岳母，坚持要在自己死之前让古井保持原样。”跟着过来的秀和说道，他遥遥地盯着那口井，仿佛害怕那里会爬出另一具尸体来。

“那古井四周的围栏都是我装的，以免有人再掉下去。”义行也远远看着，他突然变得愤怒起来，“当年办丧事时，真是太麻烦了！”



妈妈的哥哥突然出现，硬说我们之中有人将妈妈推下去才死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柯南仰着头问。

义行摇头否认：“不！其实是因为义房叔叔为祝贺爸妈结婚而种的那棵山茶花。”

“山茶花？”柯南不明白地瞪大眼。

广美向着古井那边顺手一指：“就是种在古井旁边的那一棵树。妈妈为了要摘花，爬到了井口，没想到脚底一滑，就……”广美顿了一下，不由感伤起来，“她一定是想把自己最喜欢的花摘下给我们看。那年一直到冬天，树都没有开花，妈妈满心期待着，她死的那天，手心还紧紧握着一朵山茶花……但是，舅舅总是不相信这些事实！”义行脸无表情地说。

敬子拽着他的手臂，问道：“那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他已经相当老了吧，不晓得死了没有。”义行想了一会，不由紧张起来，“等一下，如果他还没有死，也能分到遗产吗？”

“放心，在法律上，他是没有继承权的！”秀和轻轻一笑地说。

“那个一定……”他们背后飘来真知子的声音，化了妆的她让人看不清她的真实年龄，她慢吞吞地说：“如果我先生的遗书里面的确写着要留遗产给他，即使他没有继承权，也说不定呀……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义行立即好像被疯狗咬了一口，脸马上沉起来：“这么说，难道那个家伙也会在明天公布遗嘱之时出现？”

“是呀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我想他是必定会回来的。”真知子想了想点点头，然后又幸灾乐祸般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的爸爸生前经常提起他，而他在 15 年前就对你们恨之入骨，不过，当时我还没有嫁进来，所以应该与我无关。”

“对了，广美，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”真知子说到这里，微微一笑，转身向其他人告别。



看着真知子消失在走廊的另一端，义行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什么呀！五年前，为了贪图爸爸的遗产才嫁过来的女人，竟然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主人？”

柯南一直在细听，他不经意地打量着四周，不料……

“咦？”柯南发现门外一个黑影一闪，“谁？是谁？”

柯南的惊叫声弄得大家莫名其妙，有希子抱着柯南：“怎么啦？”

柯南指着院子另一边被打开的门：“刚才，有人在门缝外偷看着我们，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影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大家已经冲出了门外。然而，那条寂静的大街上，除了满地“沙沙”随风作响的落叶，鬼影子也没有。

“奇怪，怎么会……”柯南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凝重了，他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。

就在大家茫然地站在大街中心，一个黑影从门前一掠而过，那正是穿着黑色礼服的真知子，她那冷漠的酷眸愣直直地看着门外的他们，一丝阴森森的笑意顺着她微弯的唇向脸上展开，这副让人恐惧的表情不亚于鬼片中的吸血女鬼。

桌上，炉火正旺。盘子里放满了香气喷喷的可口食物。有新鲜白嫩的豆腐、香喷喷的香菇、绿油油的生菜，还有许多牛肉、小豆腐竹、竹笋、虾等等佳肴。满屋子飘香，让人禁不住直咽口水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，跑来打扰你，害你破费了。”有希子一个劲地对广美道歉。

“不会的，吃火锅的人越多才越好吃。”广美客气地说。

“还好意思说。连换洗的衣服都带过来了，根本就是一开始打算在这里住下来！”旁边的柯南轻轻瞥了有希子一眼，不满地低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有希子的想法被柯南说中了，似乎下不了台，不



由生气地拧着柯南的一边嘴巴，吓得柯南连忙道歉。

“铃铃……”一阵电话铃声响起。

“谁呢？这么晚还来电话。”正在舀着热烫菜肴的广美不由放下碗，忙去接听电话。

原来是真知子打回来的，她那边吵吵闹闹的：“今天洗澡的柴是不是用完了？”

“对！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别泡澡了！”广美回答说。

“哎呀！”电话传来真知子一声惊叫。那正是真知子在外面的旧相好，那个喝醉的家伙醉醺醺地扑过来搂着真知子，“怎么样，一起来喝一杯吧！”真知子立即捂紧话筒责备他说：“快走开一点，我正在听电话呢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广美倒是吓了一跳。

“没事！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冲凉用的柴我已经买了，放在仓库旁，麻烦你了。”真知子高兴地说完，就挂上电话。

“看来姨娘玩得好开心。”广美放下电话，回自己的座位上。

“哼！真是不像话。爸爸刚刚去世，她就这个样子。”义行不满地哼了一句。

“喀啦”一声，门被义房推开，他看了一下桌面，惊诧地说：“喔！今天吃火锅！那就不要卡洛斯先生试毒了。”说着他带着卡洛斯一起入席。

“叔叔。”广美听见义房叔叔说这样的话，知道他还对那些大为不满，马上陪笑对他说：“你不要在意，那些信一定是别人的恶作剧而已。”

“哼！希望是这样。”义房不冷不热地闭起眼睛，学着义行的语气哼了一句。

这顿饭大家都吃得不开心。

吃完饭的广美，立即来到洗澡房燃火煮水，好为洗澡作准备。



“有希子，够不够热？”广美高声问进了洗澡房的有希子。

“行了，刚刚好，谢谢你。”有希子把浴桶的盖子拿起来，那热腾腾的蒸气立即扑面而来。

“没想到，现在还有人用木桶洗澡。”柯南看热闹般看着妈妈像猴子一样，把木桶盖东挪西挪，测水温是否合适。

有希子一点也听不出柯南的话中有话另有深意，依然自我陶醉地说：“这不好吗？很有情调嘛！”

接着，她把桶盖盖好，一把拽着柯南：“喂，新一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像以前一样一起洗澡。好吗？”

柯南一听，立刻跳着摆脱她的手：“哈哈，我不要！”

“有希子！你可以去告诉我叔叔，叫他来洗澡了。”广美从窗门叫住了有希子。

“对！”有希子又记起了从前，兴奋地说个不停：“义房叔叔很喜欢泡温泉。每次总是第一个来洗澡的。”

“他跟那个卡洛斯怎么挤进这个小浴桶？”柯南好奇地问广美。

“怎么可能？叔叔每天回来都泡澡，卡洛斯便留在房间里。”广美被他天真的问话逗笑了。

“喔？留下保镖，自行入浴？”柯南听了，心中疑团更大了。当柯南回到房里，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

只见义房向卡洛斯使了一个眼色，就起身回房拿东西准备洗澡。而卡洛斯立即背着双手，小山一样堵在门口，敏锐的目光一直盯着桌边的几个人，毫不放松。

不一会，拿齐了东西的义房顺路经过这里时，又拉开门探头进来，对卡洛斯说：“麻烦你了，卡洛斯。”接着，径直走进洗澡房。

看着板着脸的卡洛斯，柯南明白了义房的意思：趁着他洗澡的时候，让卡洛斯好好地监视大家的举动。

“铃铃铃……”一阵吵闹的电话铃又响起。



广美马上拿起话筒，一听：“是姨娘？”

“怎样？有没有找到烧水的柴？”电话那边吵闹得很，真知子带着醉意高声问道。

“找到了，叔叔正在洗呢。”

“我现在还在会场，要十一点才能回来。麻烦你帮我把浴缸里的水保暖。”真知子说完，就放下了电话。

“好啊。”广美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挂钟，九点刚过。

到了九点二十分左右；泡洗完毕的义房叔叔推门进来：“好舒服！”他伸了伸腰。

“轮到我了吧。”有希子抢先站了起来。

很快，十点五分。有希子也洗完出来了。“水变得有点凉了。”她用毛巾擦着头发说。

听她这么一说，广美立刻推门出去：“那我去重新烧一次。”

“啊——”突然间，洗澡间那边传来广美骇人的惊叫！屋子里的人全被黑夜中的惊叫声吓了一跳，大胆的有希子则利索地窜出了门外。

“怎么了？广美。”有希子边跑边嚷。

跌坐地板上的广美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手指着门的方向颤抖不已：“刚……刚才有个戴着墨镜的怪人从后面跑出去了。”

果然有！是傍晚时分的那个家伙！柯南立即记起那个从门外一闪而过的黑影。柯南暗暗想着：他来干什么？

“咦？”柯南的目光落在离门不远的古井上，“那个木桶好奇怪！”

大家顺着柯南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：“看！井里的桶跑到上面去了！”果然，那只木桶竟然高高地吊在古井的横梁上。

他们连忙走出去看，但井里又深又黑，什么也看不清，义行用力一扯：“好像有什么东西缠住了。”